

剑侠鸳盟

上

54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东54A-5

44.168
CLQ
54
C-1

54

剑侠驾盟

上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剑侠鸳盟》

曹力群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

68.4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33 印张 2 插页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842-7/I·446 (上、中、下)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2251794

内容提要

“腾龙堡”少堡主伍天雄替父给“卧虎庄”庄主梁公泰祝寿。寿宴上识破“狗头师爷”王霞山所设毒计，大战“武当二英豪”和“崆峒三剑客”，救出家父好友的女儿蔡玉玲。但蔡玉玲因与伍家有隔阂，独自出走又被王霞山所挟持。

伍天雄只身相救反遭暗算，坠落山涧未死，意外获得“六煞”、“五罡”秘诀，研习六篇构学后，功力超凡。在侠女韩雪梅，“冷云谷”谷主裴天娇和“夺命罗刹”花中魁舍命相助下，历经百险，血战崆峒派，直捣“碧辉宫”，在“亡魂谷”大发神威，诛贼灭寇，救出蔡玉玲。

为除王霞山，伍天雄与韩雪梅又在武当山联手大破“生死连环迷魂阵”。而恶贼王霞山罪有应得，被邛崃派的道人杀死。

经历了一系列的腥风血雨，伍天雄与韩雪梅由情生爱，相伴终生。

目 录

第一章	枭雄庆寿.....	(1)
第二章	连环毒计	(34)
第三章	再落奸谋	(67)
第四章	夺命罗刹	(97)
第五章	武林怪杰僧道丐.....	(130)
第六章	争檀郎 当仁不让.....	(163)
第七章	谈往事 飞马争道.....	(195)
第八章	深入苗疆 险遭不测.....	(229)
第九章	玉凤遭劫.....	(263)
第十章	桥断坠涧 因祸得福.....	(296)

第一章 泉雄庆寿

一抹晚霞，暮色浓重。

山势险峻，树木茂盛的老龙岭，已完全笼罩在浓重的暮色中。深处擎天峰下的“腾龙堡”已在它高大耸立的堡楼上升起了那串斗大纱灯。

一切那么安祥、宁静。

就在这时，蓦然由山口方向传来一阵清脆蹄声。

只听蹄声“答答”急如骤雨，这显示着来人催马至急，也暗示着可能发生不平凡的事情。

当然，在这么崎岖的山道上，浓重的暮色中，驾御这么飞驰的快马，也显示了来人的骑术高明。

由于暮色浓重，树木茂盛，看不见马踪，也看不见人影，当然也不知道乘马人是何许人物。

但是，根据蹄声穿过藏龙谷口，高耸半空堡楼上的灯光所及处，一匹昂首竖发的黑马上，正躬身坐着一个身装黑劲衣、背插单刀的中年人。

“腾龙堡”上的蓝衣堡丁们，早已闻声各就各位，墙上的一位护堡武师也探首向外准备发问。

只见飞马驰来的黑衣中年人，直到护堡河的边缘前，才急忙勒缰刹势。

胯下黑马见前面横亘着一道七八丈宽的护堡河，也趁黑衣中年人勒缰之势，突然人形立起，同时发出一声震撼山野的悠长怒嘶！

堡楼上一位身着宝蓝劲衣的中年武师，立即探首向下，朗声问：

“下面马上哪一门派，哪一世家的朋友？”

话声甫落，业已稳住马势的黑衣中年人立即仰面向上，朗声道：“卧虎庄老庄主，六十大庆，特来投帖！”

堡上的中年武师一听，顿时愣了。

因为“卧虎庄”的老庄主，素来与老堡主“金掌擒龙”有过节，双方绝少往来，何以这一次六十大寿，竟来投帖！”

马上黑衣中年人见上面没有反应，立即愤然沉声道：“寿帖在此，你们自己下来取，去与不去，由你们老堡主衡情处理！”

说话之间，立即把手中的大红烫金寿帖扔在地上，一拨马缰，奔驰如飞，沿着山道，径向来时的方向飞似地驰去。

堡楼上的那位武师一见，惶得立即大声道：“快放下吊桥。”

大声吆喝中，蹿身回奔，经过堡楼，直奔墙阶，飞身向墙下奔去。

这时，堡楼外一阵轧轧声响，高高翘起的铁板大吊桥业已搭上了护堡河的对岸。

护堡武师深怕寿帖被山风吹进护堡河内，顺水流进出溪中，以致老堡主不知“卧虎庄”老庄主的华诞日期而无法前去。

是以，连奔带纵，神情惶急，一纵过吊桥，飞身仆在地上将大红寿帖扑住。

护堡武师拿起寿帖，看也不看，立即奔过了吊桥，向着四个守在堡门下的堡丁，急声吩咐道：“升吊桥！”

吩咐声中，急奔广场对面大厅。

只见五阶广厅上，也已燃起了斗大纱灯，老管家伍福恰巧由厅内走出来。

老伍福一身蓝褂裤，腰紧巴掌宽的暗金英雄锦，一看护堡武师的紧张神情，霜眉一蹙，问：“梁武师，什么事？”

梁武师见问，立即举着手中在红寿帖奔至老伍福身前，急声道：“是卧龙庄老庄主过寿，刚刚下来的帖子！”

老伍福一听，也不由面色一变，脱口急声道：“老堡主正在穿厅上和两位夫人谈话，你快随我来！”

说罢转身，带领梁武师，穿过大厅，绕过迎壁，直向中门奔去，老管家伍福和梁武师都有相同的看法，“卧虎庄”老庄主这一次华诞饮筵，似非简单。

两人一进中门，好见头戴暗金毡缨帽，身穿烟缎簇花袍，霜眉银须，满面红光的老堡主“金掌擒龙”正坐在灯下谈笑饮茶。

下面椅上坐着的是位年约五旬，雍容华贵，上穿蓝宝缎袄，下着百褶黑裙的老夫人。

紧临老夫人坐着的，是一位年约四旬，高雅秀丽，身着紫衣紫裙的中年妇人。紫衣妇人的椅侧茶几上，也放着一只精绘细磁盏碗，她正端起来凑进樱口饮了口香茗。

站在紫衣秀丽妇人身后的，是位年约二十四五岁，一身水绿劲衣的少妇。

少妇生得蛾眉凤目，琼鼻樱口，凝脂般的玉虔，配着织细窈窕的身材，一望面知，少女时代，必也是位清丽脱俗的大美人儿。

四个丫头，分别肃立在锦屏两边，目注着两位夫人。老堡主“金掌擒龙”首先发现了老管家伍福和梁武师走进了中门，目光一亮，霜鬓微蹙，立即捻须自语似地说：“伍福他们两人”。

话刚开口，老夫人和紫衣妇人以及那位清丽少妇，也同时转首向外看去。

老管家伍福和梁武师，一见老堡主等人望来，立即加快步子，急忙登阶行礼，恭声道：“参见老堡主、老夫人、蔡夫人。”

老堡主微一肃手，一俟两位夫人颌首道过“辛苦”后，立即迷惑地问：“梁武师手上拿的是……？”

老伍福抢先恭声道：“回禀堡主，是‘卧虎庄’，梁老庄主下来的六十大庆寿的帖子！”

老堡主和老夫人一听，俱都惊异地“噢”了一声，那位一身紫衣，清丽高雅的蔡夫人却迷惑地说：“梁公泰有六十岁了吗？”

老堡主略微沉吟道：“庆九不庆十，可能五十九岁了！”

说话间，梁武师已双手将寿帖捧上，同时不安地恭声道：“乘马送帖的那人，未待小的下去接拿，竟丢下拨马走了！”老堡主一面接帖一面惊异地说：“竟有这等事！”

老夫人立即道：“还不是仍记根着去年华山较技，你扫了他一掌缘的事！”

老堡主见夫人谈到往事，深怕下面的人多嘈杂，似讹传讹，更加深了两家的嫌隙，因面望着梁武师，肃手道：“梁武师可以休息了！”

梁武师恭身应了个是，行礼告退走了出去。

老堡主低头一看烫金的大红帖子封皮上写的是：“送腾龙

堡伍老堡主”，下面烫金印着(卧虎城)。

于是，抽出里面的帖子一看，神色一变，脱口轻(啊)道：“这么快？就是明天晚上！”

老夫人和蔡夫人也大感意外的神色一愣。

蔡夫人则急忙道：“他的寿宴不饮也罢，小妹不赞成伍大哥去！”老堡主却皱眉为难地说：“如果不去，误会不但加深，嫌隙必然也更加扩大……。”

话未说完，老夫人已建议说：“那就备一份丰厚的寿礼送去好了。”老堡主断然摇头道：“不，我早已有意和他冰释前嫌，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那位蔡夫人一听，立即沉声道：“大哥要去，我和秀英姐一块儿跟你去，梁公泰是个浑人，根本不必放在心上，可是，他的管帐先生，是出了名的狗头师爷……。”

老夫人接着说：“彩鸾妹说的不错，那个王帐房倒真是个小阴刁奸诈的小人物，彩鸾妹在咱们家的谣言满天飞，就是他到处撒播的！”

如此一说，蔡夫人的秀丽面孔上，立时飞上两片红霞。

老堡主却为难地说：“如果你们姊妹两个也跟了上去，恐怕没有事也惹出事来了！”

话声甫落，一直肃立在庭口下的老管家伍福，立即恭声道：“以老奴之见，倒不如请少堡主携一份丰厚寿礼前去……。”老堡主一听，立时精神一振，赞声道：“这倒不失为上策，梁公泰虽然怀恨于我，尚不致向一个后生晚辈动什么歪心眼！”

老夫人心疼儿子，立即反对道：“雄儿刚刚下山不久，经验

阅历都没有，他去了危险更大！”

伍福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老夫人说错了，少堡主英俊俊拔，风趣儒雅，遇事机警，擅于默察，虽然看来倜傥不群，但他宅心仁厚，遇事绝不会吃亏，但也不会做出糊涂事来。”老夫人于秀英是当年著名的武林玉女，和老堡主行道江湖时，老伍福终年随侍左右，不但武功深厚，遇事见解也有其独到之处。

这时见他对爱儿的评估，的确也是如此，因而便有些迟疑起来。老堡主一见，立即望着伍福催促道：“你快把天雄唤来！”话声甫落，立在蔡夫人身后的清丽脱俗少妇，凤目一亮，立即低声道：“我去请少堡主。”

蔡夫人一听，头也不回，立即阻止道：“雪梅！”

绿衣清丽少妇一听，娇脸一红，立即把刚待转身的娇躯刹住，同时低微的应了声是，并怯怯地看了一眼老堡主和老夫人。老管家见清丽少妇雪梅被喊住了，立即转身走向厅外，蔡夫人较老夫人年轻十岁，芳名影惊，是在老夫人于秀英之名噪武林后的另一位大美人。

她阻止了雪梅后，立即望着老堡主和老夫人，有些黯然地解释说：“雪梅这孩子自小伺候我，前年才把她许配给明德的徒弟，没想到，还没过门，他们师徒，意外地失踪了……。”话未说完，目涌泪水，策策的滚下两粒晶莹泪珠来，雪梅的眼圈也红了。

老堡主和老夫人赶紧宽慰道：“贤妹请宽心、吉人自有天相，蔡明德贤弟，为人精明，武功不俗，加之他的高足李时雨随在身侧，不会有什么差池的……。”

话未说完，蔡夫人已流泪黯然道：“可是……他们师徒失

踪已一年多了呀……。”

老夫人怕蔡夫人一直伤心不止，只得看了一眼低头垂泪的清丽少妇“雪梅”，望着蔡夫人，问：“雪梅的本家是姓……？”

蔡夫人赶紧道：“姓韩，她叫韩雪梅……。”

话未说完，厅外已传来一阵脚步声。

蔡夫人一听，赶紧举袖拭泪，随着老堡主老夫人的目光向厅外看去。

韩雪梅更是举袖拭掉香腮上的泪珠，举目看向厅外。只见走在老管家身前的，正是她日夜相思，暗自私恋、秀拔超群的少堡主伍天雄。

伍天雄头戴粉色绒球银缎花英雄帽，穿银锻蓝花短靠、下着白绸长裤，足登银锻锦剑靴，腰紧巴掌宽的深蓝英雄锦，佩银鞘金箍剑，生得丰神俊美，面如冠玉，目如星，眉如剑，顾盼神飞，当真是子都在世也要自惭形秽了。

蔡夫人早已看出韩雪梅痴迷的心事，每当伍天雄在她眼前时，她就会情不自禁的目光直视。

是以，这时一见英姿勃发的伍天雄来了，先在下面悄悄扯了一下韩雪梅的衣服。

芳心怦怦乱跳的韩雪梅，神色一惊，急定心神，赶紧羞红着嫡履低下了头。

年已二十二三的少堡主伍天雄，身材十分健美，喜爱穿武生衣服，走起路来也是挺胸阔步。

但是，一生闯落江湖的老堡主“金掌擒龙”，偏偏要他打扮得像个饱读诗书的文静公子，说话温文，举止有礼。

伍老堡主一见爱儿又穿了一套武装服饰来见他，神色立

时沉下来。

但是，老夫人就不一样，她看到伍天雄穿什么都喜爱，这时一见爱儿走来，早已愉快地笑了。

伍天雄一见父母，立时加快了步子，一进门就躬身行礼，恭声道：“孩儿参见父亲、母亲、婶娘！”

老夫人和蔡夫人赶紧慈样地笑着说：“雄儿免礼！”

但是，老堡主没有吭声。

伍天雄一看，赶紧再恭声呼了声爹。

老堡主这才沉声道：“为父是怎么叮咛你的？……”

伍天雄知道父亲怪他又穿武生衣服，赶紧躬身解释说：“伍福去时，孩儿正在练剑！”

老管家也赶紧证明说：“老奴去时，少堡主正在练剑。”老堡主的气似乎还没消，“唔”了一声道：“不听父言，就是不孝！”

伍天雄赶紧恭身应了个是。

老堡主又关切地沉声问：“现在读的是什么书？”

伍天雄恭声道：“孩儿正读春秋！”

老堡主一听，立即满意地赞了声“好”，同时肃容道：“关老爷忠义千秋，义薄云天，他老人家一生就喜读春秋。”

老夫人看了一眼放在老堡主桌边的寿帖，催促道：“快谈去拜寿的事吧！”老堡主“噢”了一声，尚未开口，伍天雄已恭声道：“伍福方才已对孩儿讲过了！”

老夫人却焦急地说：“梁公泰与你爹人有过节，和咱们‘腾龙堡’总是明合暗不合，尤其那个王帐房，大权在握，你去时可要小心点儿！”

伍天雄急忙恭声道：“娘，孩儿晓得！”

老堡主又叮咛道：“此番梁公泰六十大寿，各门各派各世家去的人必然不少，谈话时要文静，举止要庄重，对长者应对要有礼……”

伍天雄垂手聆训，不停地颌首应是。

蔡夫人却在旁黯然叮咛道：“万一听到什么谣言传说，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争执，事情总有大白之日，到了那边可千万小心！”

伍天雄赶紧恭声道：“是的婢娘，雄儿知道！”

说话间，自然地看了一眼蔡夫人身后的韩雪梅。

韩雪梅却紧蹙蛾眉，正忧於形色地望着他。

老堡主却吩咐道：“你去吧，寿礼备好了再通知你！”

伍天雄一听，立即恭声应是，辞过父母和蔡夫人，转身走向庭外。

也就是在他出庭抬头的同时，蓦然发现前面厢房的房脊后，正有一个身影伏下去。

于是心中一惊，目光一亮，脱口急着问：“什么人？”

人字出口，身形也凌空而起，直向前面的厢房房面上扑去。

也就在伍天雄飞身扑去的同时，那人也急忙起身，直向东南逸去。

老堡主、老夫人以及蔡夫人、韩雪梅和老管家伍福，也闻声纵出，紧跟着飞身追去。

伍天雄是峨眉山“空空”大师的唯一衣钵弟子，武功算已登堂入室，但追起前面那道流星般的身影，却一直越过数道房面，两垂院落，直到追上堡墙，依然没有将那人截住。只见那人

衣着宽大，身形较为矮小，到达堡墙上，足尖一点堞垛，身形直飞堡外。

伍天雄刹住身势一看，只见凌空飞越护堡河的宽大身影，又接着一个“云里翻身”，直向堡外的茂林中落去。

看看那人将达茂林上方，接着身形一闪，一声呐喊，“沙”的一声轻微声响，顿时不见。

堡墙四角的堡丁和武师们也发现了，一声呐喊，纷纷奔了过来。

老堡主、老夫人和蔡夫人，率领着韩雪梅和老伍福也赶到丁，老夫人首先关切地问：“看到那人是谁了没有？”

伍天雄迟疑地说：“没有，不过，根据衣着似是佛门人，看身材，好像是位师太！”老堡主等人一听，同时惊异的“噢”了一声，俱都迷惑地望着堡外漆黑的茂林愣了。

大家俱都惊疑不止，闹不清平静了多年的‘腾龙堡’，今夜何以突然来了夜行人？

尤其在“卧虎庄”老庄主刚刚下了花甲寿帖来之后，如果说这两件事，毫无关连，那就更令人离奇费疑了。

老夫人看了这情形，更为雄儿明天的拜寿赴宴而忧心，果真那人是“卧虎庄”派来探底的人，根据那人离去的快速身法，显然是位一等一的顶尖高手！

蔡夫人看了这情形，却有了阻止伍天雄前去赴宴的有力借口。伍天雄的眼力没有看错，那道宽大矮小身影正是一位头戴瓜皮尼帽，身穿深灰僧袍的老师太。

这位老师太年约七旬，身材瘦矮，两道雪白寿眉，几乎复在一双慈目上，她项上没有挂着念珠，手中也没有拿着佛尘，

更没有携带兵刃。

只见这位老师太，身形一落入林内，立即惊急地回头看了一眼堡墙上的伍天雄等人，接着转身，直向林外如飞驰去。老师太的身法奇快，她飞驰的路线，也正是“卧虎庄”下帖中年人乘马离去的同一路线。

她一出老龙岭的山口，身法更形加快，直向十数里外的“卧虎庄”方向驰去。

一阵急驰，已到了“卧虎庄”，却直向数里外的一座十多户人家的小村上驰去。

一到小村前，立即飞身纵上房面，一步纵过数道房面，才在一座瓦房后纵下地面。

也就在老师太纵落地面的同时，瓦房的后窗门“呀”的一声拉开了。只见一个丽姿绝美的紫衣少女，站在窗里面。绝美紫衣少女一见老师太，立即悄声呼了声“师父”，并闪身立在一边。

老师太神色深沉，立即飞身纵进了窗内。

丽姿绝美的紫衣少女，尚未待老师太站稳，已迫不及待的急声问：“师父，我娘可是在‘腾龙堡’中……。”

老师太有些生气地坐在床前小桌侧的圆凳上，凝重的含首道：“梁老庄主说的没错，你娘的确在‘腾龙堡’中……。”丽姿绝美紫衣少女一听，凤目中立时涌满了泪水，不由急切地问：“我娘她老人家可好？”

老师太凝重地说：“她很好，她正陪着老堡主‘金掌擒龙’在穿厅上饮茶。”

绝美紫衣少女听得娇躯一颤，花容立变，脱口轻“啊”，流

泪痛心的说，“这么说，我娘真的改嫁给伍老儿做侧室了？”老师太却淡然道：“伍老夫人坐下首，你娘坐在旁边，那正是侧室小妾坐的位置。”

绝美紫衣少女不由痛心懊悔地说：“我娘怎的么这么糊涂？难道我爹和李时雨大哥都是死在伍老儿的手里，她老人家真的不知道吗？”

老师太黯然一叹道：“这件事早已传遍了整个江湖，为师不相信她没有个耳闻！”

绝美紫衣少女听罢，不由切齿恨声道：“伍老儿杀我父亲，辱我娘亲，我蔡玉玲如不亲手杀他，誓不为人！”

老师太立即一叹道：“你要想杀伍老儿谈何容易……！”

绝美紫衣少女蔡玉玲，神色一惊问：“师父是说他们‘腾龙堡’的警戒森严？”

老师太黯然道：“原本并不严谨，但经过为师的这么一闹，今后你再想进去就难了。”

绝美紫衣少女蔡玉玲，一听不由焦急紧问：“师父，您老人家和他们照面啦？”

老师太一叹道：“伍老儿曾经与为师有数面之识，万一和他照了面，一旦传扬开来，卢山的‘了因’师太竟去偷探他的‘腾龙堡’，那为师的今后还有什么颜面见人？”

丽姿绝美的蔡玉玲一听，立即感激地跪在地上，流泪戚声道：“都是玲儿连累了您老人家！”

蔡玉玲听得花容一变问：“伍天雄由峨眉回来啦？”

“了因”师太微一含首，凝重地说：“正在堡中，是否还回峨眉，尚不清楚，如果他是艺满下山了，除了伍老儿夫妇外，你又